

# 论艺术语言中的“象”和“意”

何心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2)

[摘要] 本文从艺术语言中的“象”和“意”出发,分析了“象”与“意”产生联系的过程,并通过分析中国古代诗歌,证明了两相结合带来的语言的空灵美。

[关键词] 艺术语言; 象; 意; 诗歌; 空灵美

## 一、艺术语言中“象”和“意”的内涵

在艺术语言中,言语的辞面和辞里具有不吻合性,辞面表示语言现象,辞里才是实质。艺术语言所传递的信息就是辞里的信息,即潜在的信息和美学信息,也就是发话人所要传递的实际信息。由于艺术语言辞面和辞里不一致,致使艺术语言的表面现象与其暗含的意蕴之间产生相应的距离,这种距离的适中,就会产生一种美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空灵美。<sup>①</sup>空灵美可由多种因素产生,比如“象”和“意”、“有”和“无”、“实”和“虚”、“情”与“理”等,这里主要谈的是其中的“象”和“意”。

艺术语言中的意象的基本内容是主观之意和客观之象的融合,其中的“象”是一种象征符号,是辞面描写之“象”,它不是传递的主要信息。艺术语言中的“象”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意”,是潜在信息和美学信息。

## 二、艺术语言中“象”和“意”的关联

那么,艺术语言中的“象”和“意”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

大诗人歌德曾经说过:“那些试图用文字来表达艺术经验的做法,看来好像是件愚蠢的事”;德国古典诗人维得兰也说:“我只为文中的一小节就花了两天半的时间,原因只因为没找到一句适当的词汇,脑海里整天总在这方面思索。这当然是因为我希望能像一幅绘画那样,把我眼前浮现的确定现象,原封不动地推到读者面前”。这就深刻地道出“眼前浮现”之景与语言文字的距离和矛盾。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素有“炼”字的传统,所谓“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而字之所以要“炼”,是因为语言与读者的审美意识并不是那么容易结合的。

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的哲人已经看到了语言与人类经验的层次和形态之间的关系。当庄子说“语之所以贵者也,意有所随,意之所以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之时,似乎已经感到一般的“意”与“意之所随”的那个更神秘莫测的东西不是一个层次的。三国时的荀子认为:“盖理之微者,非物像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这段话是继承了王弼“象”也不能尽意的思想而来。非但语言,即使是“象”,对于“理之微者”来说也是无法充分传达的。言下之意是,“理”中也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精微难言的理,它不能用“象”更不能用语言来穷尽;另一种是浅显简单的“理”,它是可以用“象”来穷尽的。那么这精微的“理”是什么呢?从下文可以看出,似乎与“象外之意”有关。相似的言论还见于梁代佛徒慧皎,他说,“夫至理无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处断,无言故言语路绝”。又如孔颖达注《周易》“言不尽意”之说时,认为“意有深邃委曲,非言可写,是‘言不尽意’”。这些言论的重要性是在于注意到了人类意识经验的不同层次和形态。

人类的意识的确分为不同的层次。如果说人类经验中那些处于明确的、简单的意识层次上的经验与语言的关系比较紧密,较易传达的话,那也较少有“言不尽意”的现象;那么那些朦胧飘

忽、复杂多变、来去无踪的下意识、无意识经验,则很难用语言完美地表达或穷尽。即便把语言当作是通向思维之唯一途径的萨丕尔,也承认:“思维的符号表达有时会跑出意识的边缘之外,所以,就某种类型的人的心理来说,会感到一种非语言的思维之流,这倒也是相对可以辩护的”。萨丕尔还认为,人们所以认为可以不用语言思维,是因为没有看到“思维”和“印象”的区别。也就是说,思维是处于意识层次上的、明晰的、离不开语言的,而印象则可以无意识的、超语言的。可见,萨丕尔也认识到了经验的不同层次与语言的不同关系。严格意义上的理性科学思维离不开语言,而一些瞬时的印象,一股潜意识流程,则可以超语言而存在。

下面,我们举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证,爱因斯坦在谈自己的思维以及写作体会时说:“写下来的或者说出来的语言、词汇似乎在我的思维过程中丝毫不起作用,作为思维组成成分的心理存在是某种符号和那些可以自发地生成并组合的较为清晰的表象。……对我来说,这些组成成分是视觉方面的,还有些是肌肉感觉方面的。搜索枯肠来寻找传统语言或其他符号只是第二阶段的事,也就是在上述联想活动完全建立起来并能自如地产生之后才开始”。爱因斯坦的经验之谈到底有多少典型性我们姑且不去说,但这位西方伟大的科学家在思维时尚且是超语言的,所以,艺术家的思维中的超语言现象就更加普遍。

但是,当我们在了解了西方当代的语义学和符号学之后,我们不难看出,“隐”、“两重意以上”等都有赖于打破语言的所指的单一固定的关系,而只有表情性的语言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样,对严羽的“不落为筌,不涉理路”等也就有了更深的理解。严羽说的“以文字为诗”中的“文字”,指的是推理性、指称性的文字;“以才学为诗”中的“才学”指的是抽象思辩的才学;而“不涉理路”的“理路”则是推理性的逻辑线索,“言筌”也就成了推理性语言以及逻辑框架的局限性,也就是能指与所指的僵死固定的关系。人类的情感生活生生不息,流动不拘,瞬息万变,朦胧迷离,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文学语言当然也就“言有尽而意无穷”了。

## 三、中国古诗词中的“象”和“意”

作为“言不尽意”之说在实践方面的表现,我们中国古代的诗词可以说是典型地表现出了文学语言的不可穷尽性和朦胧性。

现以卢纶的《塞下曲》之三为例:“月黑雁飞高,单于也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首诗的语言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时态不确定性,“飞”和“遁逃”;人称不确定性,第三句的主语没出现;……等等。汉语表达的这些不确定性的特点都突出地强化了诗意的朦胧性,与审美经验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吻合的

我们再举一首大家所熟悉的李白的《静夜思》为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一首意境深幽的好诗,诗中的人称和时态都不加限定,思念的主体被隐去,可以是诗人,也可以是别人,还可以是你自己;动词“举头”、“望”、“低头”、“思”等词都没有时态的限制,它的时间性是灵活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想,去补充,如果你把诗的主人公理解为诗人,那么,时间当在过去;而如果你设想自己正置

身于诗的境界，是你自己在“望”、在“思”的话，那么，时间也可以是当下。

这种表达，其实就是主观之意和客观之象的融合，从而形成了语言的空灵美。同样以中国的诗歌来说明。中国古代的诗人认为，高尚或优美的情感越真，诗的情感境界就越美。王国维说：“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有真情实感方有真境界、真意境。这种情感，虽然摈弃了一切映衬之物，读者却可将心屏上接收的诗人情感信息，迅速还原或幻化出一个“象”，这“象”便是诗人“我”的形象，抒情诗的主人公往往是诗人自己，读者从诗中情感信息转化出来的诗人形象是透明的，就是说，诗人的形象也就是诗人精神世界的显现，表现于诗中的情感意境也就是立体化了诗人形象。就通过情感信息直接呈现诗人的自我形象而言，就诗的情感意境与诗人的精神世界密切关系而言，就诗品与人品的一致而言，直抒胸臆的诗歌要比托物寓情的诗歌表现得更为主动、明显和直接，情感信息反馈的频率与速度也更为敏捷。

又如王维的名诗《鹿柴》，全诗四句：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诗的首二句以空山之空旷、无人、静寂幽深作为背景，而活跃跳跃于这个背景之中的则是生命的声音，无人而生机盎然。后二句似一个特写镜头，诗人捕捉了一束晶莹透亮的光束，它像金

色的线一样穿透深邃茂密的森林，最后栖息于青春的苔藓之上。深邃空幽的绿色丛林中透下这一束光芒四溢的阳光，这是多么空寂而又灵动的境界。“空山”、“深林”是空；而“人语”、“返景”则是灵了，这两者一旦被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就是绝妙的空灵境界了。

另外，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前二句勾画出空旷寥廓的远景，突出了空灵；后两句凸现孤舟和独钓者两个意象，简约而纯净，意象的简洁和背景的空远正好把诗人孤高的情绪表现得深刻含蓄。

以上的例子足以说明，与理论上强调的“言不尽意”相一致，而诗词充分发挥了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以与诗人心中不确定的、复杂细微的审美情感相对应。这样的语言极少是分析性、逻辑性的，而用感受逻辑取代常式逻辑，从而构成了语言的空灵美。

#### 参考文献

[1] 骆小所. 艺术语言学[M].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2] 骆小所. 现代语言学理论[M].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作者简介:

何心(1982—), 女, 汉族, 云南个旧人, 硕士,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专职教师, 讲师, 研究方向: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 (上接第34页)

案例并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我们在选用方案上要注重学生的兴趣点，特别是现代社会网络的发达，我们可以对信息技术加以利用，以时下热点或热门话题为案例引导，例如草根的奋斗史、名人的道德问题等，这样的案例引导和帮助学生更快速地进入到教学情境中，也能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 (三) 将心理疏导作为教育重要节点

心理导向的教学设计不仅要注重学生的人生目标确立和发展规划，还要注重学生的心理疏导作用，也就是正确摆正心态和“三观”。农村初中学生此时的阶段正是步入社会的重要过度阶段，由于社会因素、年龄因素、家庭因素等众多原因影响，学生的思想很容易摇摆不定，他们还没能形成独立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很多事物还没有完整的认知能力，在这种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十分需要老师以正确的人生态度加以引导。

教师在具体组织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由于自身精力有限，不能照顾到每个留守学生，这时候教师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一个合理搭配，让学生通过互助学习小组学习，让好学生和留守学生充分交流，最终实现留守学生的全覆盖。从教学实践来看，这种与学科融合、互帮互助的留守学生转化策略，在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具有较为积极的意义。

#### (四) 以多种教学手段引导心理健康教育

传统的引导教学包括口述、课本、报纸、期刊等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接触的信息媒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老师还是以传统的教育方式进行课程传播，并不适应于现代教育的发展，学生对于这些较落后的教育形式也不太感兴趣。农村初中的学生也一样，从小就是伴随着科技长大的一代，他们接触的现代科技产品和通讯产品较为丰富，所以老师在教学中也要尽量使用现代手段。例如多媒体引导教学就是目前学校中较为普遍的现代教学手段，它具有直观性和感官性，学生可

以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刺激接受更多的信息，老师在使用多媒体教学时可以将上两条的策略相结合，让从学生产生兴趣的角度引导，引发思想共鸣，例如个人的梦想奋斗，还有很多同学对于古典文学和明珠有着深切的情感，老师也可以从文学名著的角度出发进行引导，以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和作品将所要讲的教学主题引出或引申，利用学生对名著的兴趣和好奇心引导阅读，对一些思想和领悟要及时加以总结，让学生做好笔记。

####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农村初中教育体制的不断深入改革，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广大师生的重视，在培养综合型人才的过程中，积极心理学的教学设计是为学生的树立三观和设定人生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要深入了解现代农村留守学生的成长历程和性格特点，并对现代的信息技术支持加以利用，让现代科技为人所用，从人生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探索，帮助学生梳理正确的人生目标，对事物有正确的认知，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并为学生的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 参考文献

[1] 朱兵. 农村初中留守学生自信心的培养[J]. 西部素质教育, 2018, 4(2): 85.

[2] 李洋.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发展研究[J]. 文教资料, 2017(21): 180-181.

[3] 花春翠, 钱万和. 运用积极心理学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感[J]. 关爱明天, 2014(5): 69-69, 71.

[4] 徐春娟, 朱向东. 从“问题行为”到“身心两健”的嬗变——例谈以积极体育干预锻造农村职中留守生健全人格[J]. 科学大众(科学教育), 2017(9): 95.